

疏狂

亦舒看了我一本書，叫《狂又何妨》，說我這個人一點也不疏狂，竟然取了那麼一個書名。

哈哈哈哈哈。我也不認為自己是疏狂，出了七八十本書，所有書名都與內容無關，只是用喜歡字眼罷了。

中國詩詞有一模式，也不自由奔放。到了宋朝，更引經據典，晦澀得要命。詩詞應該愈簡單愈好……

整首背不出來，記得一句，也是好事，豐子愷先生就愛用絕句中的七個字來作畫，像「竹幾一燈人做夢」、「幾人相憶在江樓」、「嘹亮一聲山月高」等等，只要一句，已詩意溢然。

承繼豐先生的傳統，我的書只用四個字為書名，像《醉鄉漫步》、《霧裏看花》、《半日閑園》等等，發展不去，我可以用三個字、兩個字或一個字。

有些書名，是以學篆刻時的閒章為題，《草草不工》、《不過爾爾》、《附庸風雅》等，也有自勉的意思。

《花開花落》這本書的書名有點憂鬱，那是看到家父去世時，他的兒孫滿堂有感而發。大哥晚年愛看我的書。時常問我甚麼時候有新的？我拿了這本要送給他時，他已躺在病榻上，躊躇多時，還是決定不交到他手上。

暫居在這世上短短數十年，凡事不應太過執著，眼見愈來愈混亂的社會，要是沒有些做人的基本原則，更不知如何活下去。

家父教導的守時、重友情、做事有責任、由成長至到老去，都是我一心一意牢牢抓住的，但也不是都做得好，實行起來很辛苦，最重要的，還是要放棄自我中心。

藝術家可以疏狂，但疏狂總損傷到他人，這是我儘量不想做的事。

心中是那麼羨慕！疏狂二字，多美！